

我們應當老老實實的求革命的

馮玉祥對河南省政府各機關職員演講辭

十六年十一月

馮總司令在省政府對各機關職員演講

十六年一月

我們應當老老實實的求革命進步

各位朋友：兄弟上次因軍事來到開封，曾與諸位見一次面；此次又因軍事來到開封，得和各位重新見面，真是愉快得很！

剛才子良同志說：「今天這個會，是來聽總司令訓話的。」我以爲這話不大妥當，因爲我們彼此都是朋友，是同志；見面談話，祇有交換意見，互相勉勵，怎能說到訓話呢？凡是一切官僚習氣，我們都要把他剷除淨！

今天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向大家說，只有一句綱領，便是我們應當老老實實的求革命的進步，才能應付這個世界潮流，現在先從兄弟個人的經歷說起！

蔣總司令在省府對各機關職員演講

兄弟在軍隊裡邊，對於同甘苦，共患難，同生死的朋友常常的說：「我們的年紀年年長，地位比原先高，責任比以前重；若是我們的學問和知識不跟著長進，不僅是要退步；連什麼事辦不成功，」兄弟所帶的隊伍，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河南人，民二在河南鄆城招了一團人，那時補上的兵，現在有許多都當師長或旅長了！在前方的如吉鴻昌，程心明，梁冠英，張淩雲，趙廷選，在後方的如田金凱，陳毓耀，假如他們의思想和學識，都還像從前當兵的時候一樣，試問危險不危險？現在亦可以把兄弟本身의歷史來說一點佔用大家的時間對不住，請朋友們原諒，

第一先說信仰方面的經過

有人說馮玉祥對於什麼信仰都不是真的，以前他信千手千眼佛，後來又信耶穌教，現在都不大注意了。其實說這話的人，他們是不認

識真正的馮玉祥。

兄弟是個貧家的子弟，家父是向來信佛的，那時有一位朋友送他一幅佛像，家父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磕頭，滿口喃喃的禱告，把『升官發財』，和『一家平安』的話頭，說個不休。某年有一尸從屋內牆中出來了一條長蛇，我嚇的一跳跑到坑上，家父就忙着燒香磕頭，說財神爺來了。並且誠我不要說話，不大的工夫，蛇不見了，於是又立了個小牌位，設了個小香爐，每逢初二十六，即給他燒香上供，於一個小屋內，自此以後，我家除了佛爺以外，又添了個財神爺，這都是我八九歲時候的事，到我十一歲時，家母有病，我跪在神前叩頭禱告，從半夜直到天明，頭都磕腫，約一寸多高，家母的病仍然沒好，當時還覺着是因存心不誠，自恨的了不得。到我十七歲時，義和團非常風行，那時我若不在軍隊中，一定也去參加。及至鬧出八國聯軍的亂子，我才看出這些玩意都是假的，是沒有組織的，是害國害民的。

從此再也不信什麼神鬼妖術了，到了清末，看國家社會腐敗情形，毫無希望，真是痛心，到了民國元年，見教會內之教友。他們都是不准婦女纏足，不准吸鴉片煙，而且教友家的男女孩子沒有不讀書識字的，就這一條，當時假如全國人民都能如此，我們的國家，豈不有了盼望，於是兄弟那時就因愛國而信了宗教，

兄弟在湖南常德時，有位朋友薛孟則給我說，「馮先生，請你不要談什麼愛國，依我看還是愛上帝的好！因為他能使我們升天堂。」我說：「我不想升天堂，祇要能救國，能救民，

雖下我十八層地獄，我也願意。因為我照幾次鏡子，我太不像天堂上的人物了！」

大會
鼓掌

前年在北京，常和民黨作秘密工作的朋友——徐季龍，李石曾，等談話，去年又往蘇俄考察了一次，才知道宗教有很多的地方，都是騙人的工具，害人的鴉片，同時又知道沒有堅固的政黨，沒

有適合環境的主義，是不能夠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於是對於主義就有了信仰，並堅決志願，要作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這是我信仰方面最大的進步。

我從信蛇拜神起，一直到現在信仰三民主義——由多神而一

馮總司令在省政府對各機關職員演講

六

神 由一神而主義

這是 弟兄信仰方面的過情形。

兄弟去年在五原誓師以後，到了包頭，有位英國牧師——谷約翰來看我，我說：『谷先生，你是位救人的牧師，對於我前在報紙上發表了好幾篇反對五卅慘案的宣言，你的意見以爲如何？』他說：『不便說。』我說：『沒有什麼客氣，儘管說吧！』他說：『以我看，上海那些亂黨，把大屋殺一陣，給他們個教訓，是沒有別的好法子。』我聽了他的話，就上前摸着他的心胸說：『好朋友！你的心放錯了地方了吧？不然，你怎能竟說出這樣沒有道理的話呢？請你把良心往中間推一推吧！現在我們要打破一切情面，你不要站在英國人的地位，我也不站在中國人的地位，我們都站在世界上人類的地位。從公理

上說 中國那些赤手空拳的學生 手無寸鐵的

工人，有什麼罪惡，作什麼犯法的事，竟值得

用大礮轟擊呢？竟值得用機關槍掃射呢？再說你也是耶穌信徒，遇這樣慘無人道的屠殺案，爲什麼不起來打抱不平？說良心話，反要替不講人道的人辯護呢？」我又說：「你現在也成一個被壓迫的人了，天天祇抱着聖經，腦子裡弄得糊裡糊塗，自己已經作了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的工具，還辨別不清——他聽了我這話，很抱愧的走了——似乎還有不懂的樣子。這樣的基督教徒，你們看可憐不可憐，可惡不可惡！」

第二再將兄弟志趣方面的經過情形，來說一下；

現在一般都用客氣，顧虛子，如遇着一樁好事，他就說，我很

早就有這個志向，很早就預備這樣作。這種吹大氣的話，我這個窮小子是不敢吹的。

有人說：「馮玉祥的吃穿時常那樣刻苦儉樸，都是沽名釣譽，不近人情，」其實是因 **爲各人的環境不同** 家父就是一個瓦匠

出身，家父兄弟四人，我的伯父和三叔都是做裁縫，我的四叔是種地的，家父是在一個紳領門下當看家的——專招呼少爺們拉弓舉石頭，預備去考武，但少爺們都是愛穿好的吃肥肉，對這些用力的事，都不肯去幹，而家父是窮人，每逢師傅教學生時，他却非常注意。一次招呼着少爺們去科考，少爺名落孫山之外，而看家的家父，却進了學了。

（武秀才）

當送捷報到我家的時候，家裏只有兩間破房，先祖母還正在田中栽秧哩，一聽說報子來了，想起家裏少米缺麵，沒法招待，便落下淚來了，幸而有個本家情願幫助，才算把報子送走，你想這時是什麼光

景！

後來左文襄公帶大軍西征陝甘，家父由當兵而後當了官長。後來回到山東，又往保定。到了光緒二十五年裁兵，家父告老回南。我送他到了河岸，本想一路回去，但計算盤費，祇夠一個人的費用，祇好讓家父先去了，我因為沒錢，不能同去，站在那劉爺廟河岸上整哭了一天，才獨自回去，到了營裏，心中惟一的志趣，祇要**能得一斤銀子，設法回南**什麼**都不想了，**

二十六年是義和團的軍頭，二十七年改了淮軍，各處勦匪。二十八年三月就到了袁世凱所練的陸軍。二十八年在保定，二十九年三十八年在天津韓家墅，升了哨長。**我的志趨便稍高了。**這時我心裡常常打算，怎樣能送幾去二十兩銀子，把家父接來北方，賃一間

小房子，弄的乾乾淨淨的，每天要弄些好的大煙給他吸，弄些好的肥肉給他吃，我這一輩子也就不是白活了。後來家父來了，家父每當吃飯的時候，就對我流淚說：『因子（安徽巢縣口調）！你現在正是年輕有希望的時候，爲什麼有肥肉不吃，都教我這樣老廢人吃呢？』我聽著這話也就流淚！繼而官又升了一級，**志趣也就隨著改變**，這時候的打算和從前不同，就是怎樣能買些田產，蓋上房子，娶一個老婆，生一兩個小孩，有家產，有妻子，當幾年軍官之後，回家享福過日子才好，

光緒三十一年標統李大保去了，換一位王化東富標統，他是文武兼全，而且常常對官兵講話，所講的都是些食毛踐土，忠君愛國的話，我的**志向就高了**，以爲作事不能單顧自己，總應該爲君盡忠，因爲那時候有個軍歌就是爲子當盡孝，爲臣當盡忠，所以到了光緒三十四年在新民府一聽到光緒皇帝死了的時候，其他的人都忙着剃頭

當時我說他們都不是忠臣，皇帝死了，守服麼，爲甚麼要作這些假面具呢？我便甚麼也不知道。祇有悲痛的哀號，整整的哭了三天，一點飯也沒進口，後鄧鑑三（現陝西民政廳長）再三的勸說，才算不哭了，

宣統二年我自北京往山東參觀第五鎮校閱，道經河南，在開封上火車，臨去的時候，路上忽然遇着戴錫九孫禿子二位好朋友，他們看我手裏拿一部曾國藩家書，即時奪去擲在地下，他說你還想作忠臣嗎？那時我即氣昂昂的問他們說，你們兩個是人不是人呢？爲臣的如果不忠，是個什麼東西？他二位聽了我這話，即送我兩本書，一本是嘉定屠城記，一本是揚州十日記，揚州十日記上說『從前我們的祖宗都是把頭髮全留，自滿清入關後，始下剃髮留辮之令，（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當時揚州有位老先生不肯剃，逃跑到廟中天花板上去了，因爲拿他不着，於是將揚州殺了十天』

我看了這書以後，始知

滿清壓制我們漢族並且想到政治之腐敗，孫戴並

且給我說『你看看滿洲人以前怎樣對待我們的祖宗，你現在還說給他們盡忠哩！』我當時放在褲子裏邊，回去秘密的看了幾遍

就起了

民族思想，也要想起革命，這時軍隊裏邊，不僅是我，

凡是稍有知識的都有這種思想，滿清爲防備起見，凡是營中稍有知識的，都驅逐出去，濠州起義，子貞變卿在雷庄被王曹殺死，我是宣統三年底濠州失敗被遞解押回籍的，那時稍有點革命性的，想作點救國救民的事的，如張之江張樹聲李鳴鐘韓復桀等，都因此被下了啞叭工（即不因爲什麼將名圈去逐出營外），這時，

我的志趣就歸

到民族革命的道路上來了，

辛亥革命以後，自己便覺革命已算成功，不要什麼希望，天天祇要能讀聖經，吃飽飯就算足了，並且覺着凡是以前共患難的軍官，這時都應設法使他們買幾畝地，蓋上房子，也有田產，也有妻子，快活

一生，這時志向祇從個人推到官佐罷了，民四擁護民國，民六擬活民國，民國十一年從河南移到北京，與民黨諸要人時常談話，漸漸知道主義，并知道僅僅自己和官佐少數人得了安適生活，而四萬萬同胞都是痛苦的，還是一樣不能安享，到十三年更知道帝國主義不打倒，賣國軍閥不剷除，不平等條約不取消，關稅不能自主，中國是絕沒有希望的，這是我的志趣就是要救中國。救四萬萬同胞，并要救世界上十二萬五千萬被壓迫的民族，自覺雖把此身送上

刀山，粉身碎骨，分析起來，仍沒有分毫自私自利的污點，這是我現在真正的惟一的使命，這就是一斤銀子一步一步的進步非救大多數的民衆大多數的人類不可志趣的經過（大會鼓掌）

第三再把兄弟求知識的過去情形敘述一下：

兄弟少年時候，只知道拿定志向做好人，讀書一項，因為家貧的原故，可以說是談不到，及至入了軍隊以後，才漸漸的認識幾個字，又因為這時讀書心急，而且飲食也不良，以致面黃飢瘦，憔悴不堪，有位尙得勝勸我說：「何必這樣的下苦功？」我說：「不讀書得不

到十六兩銀子，我就無法接我父親回來見我的父親了，」那時我看的書，多半是大鼓書，哭五更，和彭公案之

類，模模糊糊剛能看懂。光緒三十一年買了一部綱鑑易知錄，再也看不懂了，我心急，就另買些列國演義和三國演義一類的書看，後來又買一部古文釋義雖然看不懂，天天請鄧鑑三先生給我講，一直講了一百多篇古文都能背誦又都能懂了，再回來看綱鑑易知錄和列國卻也都一目了然了。

到宣統元二年的時候，軍隊都是段芝泉王聘卿張紹曾一般人指導統帶，對於兵士都很注重學課，我的知識跟着就進步不少，並且有時還要練習幾句英文，舉凡中國普通的書都能看了、後來漸漸看些中山叢書，又看些歐洲近代名人小傳，知識就更有進步，不惟對中國人物知道些，就是外國的名人，也都知道一點。這是兄弟讀書求知

識的過去情形，

求學問不一定在學堂裏，更不一定在貧富，祇

看各人自己能否鞭策自己，祇要立志讀書，

大書看不懂，看小書；貴書看不起，看賤書，皇天不負苦功人，用盡了功，不怕不能進步

諸位在機關上服務，工作雖然忙，讀書總是容易得多，兄弟從前在軍隊裏：那裏有這樣好的機會？我起初當兵的時候，同棚子裏有位姓李的朋友，他的性質非常特別，我每次讀書，他一定要彈弦子，我讀的慢，他彈的慢，我讀的快，他彈的快。我問他：『爲什麼？』他說：『各有所好；你好念書，就不許我好彈弦子麼？』

我和李先生本是一個床，我在床上放個小箱子寫字，他就旁邊搖動。他並且說他坐在床上是好動彈的：夜間我在燈下看書，他拿了去，說燈是公有的，不能教一個人用呀；我到街上自己買個燈看書，他又發出狂言。說明天的早操；我是不能上了，因爲夜間被人家的燈照得。